

偶得

■ 颜士富

2018年,我带领县作协十余人赴江苏泗阳县新袁镇进行美丽乡村采风,堆上是其中一个点。

堆上,顾名思义,是黄河泛滥,一路携带泥沙淤积形成的土堆,后来住上了人家,至今仍叫堆上。

一次去洪泽湖渔家作客,就产生了写渔民的念头,大湖与渔民的主题很沉重,一时难以找到落笔的由头,几年下来,仍念念不忘,那次,去了堆上,一下就有了感觉,回来,一气呵成,《1938年的鱼》诞生了。很快,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采用,并被《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转载,还被高考试卷作为阅读理解题。

此后,几乎每年我都要去堆上走走,或暮春,或晚秋。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特别喜欢原生态。

堆上就具有这样的特质,一道弯弯曲曲的黄河依堆而流呈“S”形,河面长满了水草,在拐弯处,铺满了荷叶,野鸭在水面游弋,白鹭在空中翻飞。沿途有老人赶着羊群,水牛吃饱后卧在岸边的水塘里不停地甩动尾巴,两岸点缀着休闲的垂钓者。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堆上除了高大的杨树,很少有其它树种,偶尔在人家屋后,还能见到一片竹林。

当我极目远方时,堆坡上有几棵柿子树映入眼帘,枝头上还挂着红彤彤的柿子。伸手能够到的,已被人摘走了。

柿子树是从软枣树嫁接而成的。通常嫁接后3-4年挂果。柿子挂果很多,能够成活的仅有十分之一,有道是“十柿九不成”,就是这个道理。

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柿子是不可以吃的,要在家里放上一周左右,真正能食时,是软软的,有道是,柿子捺软的捏。我脑海里不禁闪过,茫茫人海,不就像这柿子一样吗,优胜劣汰,出类拔萃的能有几人啊?

只见一位老汉手持长竿,竿头系着网兜,是摘枝头柿子的。

我不禁感伤起来,留几串柿子给枝头多好啊,一道美丽的风景。我走近,掏出手机,正欲拍摄,老汉好像懂了我的心思,说,熟了,不摘也留不住,我正诧异,老汉又说,小鸟也会把它吃了。

我无心逗留,向河边走去。

垂钓的都是些年轻人,他们正抓着一把饵料向河心扔去,我知道,这是钓鱼前给鱼“打窝”。打窝是将酒米、玉米、饵料等带有香味的窝料投放到选定的钓点水域,目的是吸引附近的鱼群聚集到钓点,方便后续垂钓的操作。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想当年,姜太公钓鱼,鱼钩上是没有饵的,并且用的是直钩。姜太公哪是钓鱼啊?用姜太公的话说,“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太公垂钓算是最高境界了。我不禁为鱼悲哀起来,鱼啊?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正在围猎你啊!

我想,柿子和鱼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柿子没有选择的余地,而鱼呢,是可以选择的。人呢?更是如此!

桦林雨韵

■ 禅香雪

离开鸽子屋,过了克兰河上的小木桥,走上公园里被雨水洗得透亮的跑道。行人稀稀拉拉,举着雨伞的,穿着雨衣的,戴着草帽的,无一例外都举着手机,变换着角度拍照。有的边走边拍,有的站定朝着树梢的黄叶拍,有的聚焦最亮的黄叶,拉到镜头跟前,咔嚓一声,锁住了这片叶子生命中最柔软的秋韵。

路边的桦树一棵挨着一棵,绵密蓬松的一棵树金黄,直入云天。雨点落在摇摇欲坠的叶子上,没怎么用力弹跳,软绵绵的叶子就纷纷脱离枝头,被雨水裹挟着,在空中打个旋儿,翻转着,飘动着,晃悠悠地荡进积水中,跟先前落下的黄叶叠在一起,抱团取暖。

这些叶子,它们曾高悬枝头,或是邻居,或是隔着一臂远的距离,或是透过纵横交错的树枝遥相对望。春天,芽儿才冒出来,嫩嫩的,油油的,阿勒泰的春光抖落毛茬茬的冬寒,用怜爱的目光扫过每一粒芽

儿。无论是偏居横斜的枝条之下,悬垂于雄性花序中间,还是点缀在雌性花序的间隙,它们都能享受到阳光之手的抚慰,只不过有明丽与轻淡之别,有朗照与半荫之分。

夏天,炽热的阳光被桦树浓密的绿叶层层遮挡,落下来便减了几分热度。只要站到树荫下,凉意瞬间就沁满肩头,腋窝里的汗不一会儿就消散了。桦树的皮细腻平滑,闪着白光。不知谁用小刀割去一块,是给情人写桦皮信了吧。有些割掉的地方重新长出了新皮,比老树皮薄,而且光亮。阳光抱住树干轻摇,似水波潋滟,似白绢漂浮。

树皮上有很多节疤,是树枝在生长过程中因为光照不足自行脱落留下的。远远看去,却像是桦树透视大自然的的眼睛,透视游人灵魂的窗口。每过一个夏天,树身上都会长出一对对眼睛,你要是眯起眼睛看,那褐色瞳孔里流淌的不是眼泪,而是桦树汁聚成的清凉小河,滋养

着每个钉孔的自我疗伤与重生。

秋天,树叶渐渐变黄。一阵秋雨飘过,满树的黄叶自枝头滑落,没有丝毫犹豫。克兰河的水面上漂一层,木栈道上落一层,草坪上覆一层,树根底下积着厚厚一层。先落的叶子早已干枯,有的混着雨水逐渐腐烂;后落的叶子大多金黄透亮,也有些生了褐色的斑点,但都那么绵软服帖,落到哪儿都能静静地躺下来。

秋叶的静美也许正在于倾其所有,滋养根基吧!

桦林深处,人影稀少,而黄叶更加耀眼。一个中年妇女,架起三脚架,侧着身子旋转相机,不断捕捉桦叶飘落的风姿。我的脚步打扰到了她,她回眸轻轻一笑,没有丝毫厌弃。走出很远,再回头看,她依然在刚才的位置,被纷飞的黄叶笼住了白色的身影。

她成了风景中的风景,是桦林公园中静美成诗意的一道风景。

大河两岸

■ 杨妙怡



新华社发

们讲述他的故事。我跟老李“翻译”道:“这是李有源先生随口创作的歌词。”“随口就来啊?那也太有才了!”老李后知后觉的惊讶表情让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

在吴堡县川口村,老李突然兴起,喊我唱支陕北民歌听听,“拌莜面的苦菜,养育了倔强的个性。蒲公英落地生根的时候,黄河的血脉浇灌出金色的收成……”面对镜头,我脱口唱出在这片黄土地上学会的民歌《西口情》,老李觉得歌词与黄河很应景,要求同行的郝新国老师再录一段介绍词,回头跟唱歌的画面一起用在纪录片当中。郝老师可是拍摄团队中有名的“老顽童”,他收到任务立即“闪亮登场”了,也许是心情激动,一开口,就将原本准备的台词中“陕西娃娃”说成了“陕西女子”,闹了乌龙的他一边叫着“我错了”,一边赶忙退出了镜头,但越出错人就越紧张,一连拍了三四次,郝老师都逃不出“陕西女子”的魔咒,反复拍摄不成功的老李急躁地指着镜头下面的黄河喊道:“再说错你跳下去!”这不刺激还好,一刺激郝老师更紧张了,一句“陕西女子”再出口,自己便转身捂着嘴

长啸一声“我又错了”,顷刻间竟真的跳向了滚滚黄河水中,团队的每个人都吓蒙了,正准备跑到岸边“捞”他,谁知下一秒他又一脸嬉笑着从河水中站了起来!原来早期的黄河早在岸边留下了一个天然的“台阶”,郝老师这个老顽童,利用我们的视觉盲区跟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一连几日奔走在沿黄公路上,美食、美景喂饱了我们的身心,欢笑声也不绝于耳。“陕北的黄河文化真是厚重。”行程中,老李反复说起这句话。这些天,在陕北听民歌、喝小

米粥,拍摄黄河岸边的壮美风光和人民庆丰收的喜悦,我们愈发体会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篇拍摄结束前,我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的磻口古镇买了几只当地人手工缝制的小布虎赠给本次前来拍摄的老师们,感谢他们带我参与此次拍摄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更好地记住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

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黄河哺育了华夏儿女,孕育了中华文明。至今,大河两岸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着,等着你我共同见证。

西乡黄池的古老传说

■ 李智柏

黄晕,塘边的黄泥也愈发鲜亮,百姓便给这堰塘取名“黄池”,连周边之地也随之称作“黄地”。

这黄池有着诸多神奇之处:无论旱涝,水位四季不变;池中看水是暖黄色,可舀起时却清冽透明,入口甘甜,能直接饮用。百姓无法解释这奇景,都认定是金鸭子(人称“鸭大仙”)显灵,常来池边烧香朝拜。更有人说,在月圆的半夜子时,曾见过那对金鸭子在池中悠然游弋,漾开一圈圈金色涟漪,传说也因此愈发鲜活。

黄池的水,不仅滋养着周边百

姓的生活,更浇灌着田野里的稻田。受池水浸润的稻谷,长出的米粒饱满莹润,煮成米饭香气扑鼻、软糯香甜,久食还能让人精神爽朗。这米的名声渐渐传开,最终传入皇宫。皇帝尝过后,对其滋味赞不绝口,当即下旨将此米列为贡品,“黄池贡米”的名号就此流传下来。

岁月流转,传说未歇,如今的黄池早已换了新颜。这里建起了智慧农业示范园,“稻鱼共生”“稻鳊共生”“稻鸭共生”的生态图景随处可见——山泉潺潺、鱼跃水面、鸭群嬉戏、稻花飘香,一派生机盎然。“金鸭

子、黄池、黄池贡米文化园”更是将传说与现实交织,站在观景台上,听流水潺潺、闻稻花香芬、看稻浪翻滚着涌向天际,蓝天白云映衬下,竟让人分不清是在人间,还是置身仙境。

春日里,东风拂过,油菜花漫山遍野地绽放,金黄一片,蝶舞蜂忙,泥土裹着春雨的清香,沁人心脾;秋日里,朱鹮掠过田野,稻浪翻涌着金黄,泥鳅肥硕,鸭群在微风中漫步,夕阳西下时,溪水潺潺似在挽留,让人不舍离去。

陕西有西乡,西乡有黄池,黄池有贡米,贡米有故事……

“我打算拍摄一部黄河主题的纪录片,第一站计划从陕西开始,你有没有兴趣一起走走?”前年7月,专职摄影的老李向我发来邀约。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人,在此之前,我是没见过黄河的,更不要说跟纪录片扯上什么关系。我在满心的期待和忐忑中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我能为这部片子做些什么?还没等想出答案,老李就已经和他的摄制团队在府谷开机了,借着“十一”假期,我赶忙跑去跟他们汇合。

一见面,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了这段时间借宿在府谷老乡苏继平老师家拍摄的素材。画面中,淳朴的苏老师挥着羊鞭跟在羊群后面,洋洋洒洒地哼唱着地道的陕北民歌,那熟悉的口音顿时唤起了我的亲切感。我曾在这里工作7年,陕北话已然成了我的“第二乡音”。利用这个便利,我主动承担起了摄制团队在当地拍摄过程中“翻译”的职责。

在黄河岸边走出的农民歌手——《东方红》作者李有源故居,面对拍摄镜头,李有源的后人向我